

※學人介紹※

趙搗謙生平及其著述初稿

周美華*

壹、生 平

趙氏初名古則，後更名謙，字搗謙^①，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鳳亭鄉人。因曾於塢山萬書閣築考古臺，故號「考古先生」^②。生於元順帝至正十一年(1351)，卒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(1395)，年四十五^③。

趙氏本為宋秦悼惠王之第十二代孫^④，後降為民。幼年時，父親早逝，故寄食

* 玄奘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。

- ① 黃宗羲撰：〈瓊山趙考古先生謙〉：「趙謙，字搗謙，初名古則。」，見於沈善洪主編《黃宗羲全集》第八冊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8月），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》，卷43，頁341。
- ② 《明史·列傳一百七十三·文苑一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6年），頁7324：「趙搗謙〔……〕時目為考古先生。」。〔清〕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·趙搗謙傳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4年2月），頁747。〔明〕王鴻緒：《明史稿列傳（三）·橫雲山人集史·列傳一百六十一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417。
- ③ 關於趙搗謙的生年，據《明史·列傳第一百七十三·文苑一》所載：「洪武十二年，命詞臣修《正韻》，搗謙年二十有八。」（同前注）〔按：洪武十二年為西元1379年，趙氏時年二十八，據此推算，趙氏生於元順帝至正十一年(1351)。〕又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·瓊州趙考古先生謙》，頁341-342載趙氏：「（洪武）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，卒於廣城，年四十五」。亦可推知趙氏之生年。
- ④ 〔清〕丁丙云：「古則後名搗謙，餘姚人，宋秦悼惠王十二代孫。」見《善本書室藏書志（一）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7年），冊1，卷5，頁17。

崇山寺^⑤，與學佛者同修。就學崇山寺時，極為好學，讀書常常「達旦忘寐」^⑥。十七、八歲遊四方，東遊鄞臺，結交許多通名學者。如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，遂前往拜師學《易》，學成後，歸隱塢山萬書閣。在此期間，趙氏生活雖饑寒交迫，但安貧樂道，潛心修習課業^⑦。此外，結交朱右、謝肅、徐一夔、樂良、鄭真、趙俶、迺雨、張昱、吳志淳、朱芾等數百人，舉凡「或以經術、或以才藝、或以一善一能、或以其德可慕、或以其行可則、或以其習見典則之故、或因其所蓄有異書名帖」^⑧，趙氏皆不惜「于盛暑祁寒時，一日中躡屩走百餘里」^⑨，登門請益，因而結交許多良師益友。

洪武十二年(1379)秋，明太祖命詞臣纂修《洪武正韻》，趙氏年二十八，以鄉貢生應聘入京，經測試所學，授以中都國子監典簿。與僚官論事多有不合，以年少為由而遭黜。趙氏自信己說，不為顯貴者所奪，遂稱疾引退。宋學士景濂(宋濂)子宋璉曾受業於趙氏，以師說納入《正韻》。因此，《洪武正韻》多採趙氏之說^⑩。

趙氏辭國子監典簿，歸塢山萬書閣^⑪，築考古臺，以博究六經百氏之書。因此，生平著作，大都是在退隱之後完成，如《聲音文字通》、《學範》、《造化經綸圖》、《童蒙習句》等。趙氏在入京以前，就已經體會到：「夫士之為學，必先

⑤ 黃宗羲云：「就外傳於崇山寺。」見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·瓊州趙考古先生謙》，卷43，頁341；〔明〕過庭訓纂集：《明分省人物考(五)》(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)，卷49，頁10及〔明〕蕭良幹、張忞等纂修：《萬曆紹興府志·人物志九儒林》(臺南：莊嚴事業有限公司，1996年8月)，卷43，頁26，皆作「寄食從山寺」。

⑥ 同注①。

⑦ 〔明〕過庭訓纂集：《明分省人物考(五)》及〔明〕蕭良幹、張忞等纂修《萬曆紹興府志·人物志九儒林》皆言：「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，往師之，得其傳，歸隱萬書閣，潛心大業，饑寒迫之，其容晏如也。」同注⑤。

⑧ 趙古則：《趙考古先生文集·奉吳崑學書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四庫珍本集第306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，1973年)，卷1，頁54。

⑨ 同前注，頁53。

⑩ 黃宗羲：「洪武十二年，徵修《正韻》，已別用為中都國子典簿，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璉者，多採入於《正韻》。」見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·瓊州趙考古先生謙》，同注①。〔明〕過庭訓：「初謙之來京師，學士宋濂遣子仲珩受業，謙歸之明年，仲珩校《正韻》，多採用謙說，眾固莫知其出於謙也。」見《明分省人物考(五)》，同注⑤。

⑪ 趙古則：「余筮仕于中京，期月即被讒毀，擯回田里，復得歸棲塢山卒業。」見《趙古則文集·塢山讀書處後記》，卷1，頁35。

窮理，窮理必本夫讀書，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，則於上達乎何有？」^⑫所以洪武十一年(1378)春^⑬，完成經五次繕寫之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^⑭。又以二十年的時間，寫成《聲音文字通》一百卷。

洪武二十二年(1389)，吏部侍郎侯庸，因賞識趙氏的才華，薦舉於朝，明太祖知其才學，召為廣東瓊山縣學教諭。趙氏擔任教諭期間，作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、《學範》二卷、《童蒙習句》一卷。又於教學，不遺餘力，使得南海蠻俗之徒，都深深受到他的教化，終於博得了「海南夫子」及「趙夫子」^⑮的美譽。

洪武二十八年(1395)乙亥冬十一月，趙氏卒於廣東番禺寓舍，年四十五。趙氏於死前一日，病亟，起坐於牀，命侍者取紙筆，書云：

予聞之太虛之中，不能不聚而為人物，人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，其聚其散，蓋皆理數之自然，有不能自己者，豈有所作為者也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，如冰在水，而今將為水矣。（〈遺言〉卷2，頁36）

這一段話可與《造化經綸圖》參看，也可看出趙氏在理學方面的境界。趙氏一生為官清廉，死後清貧如洗，其子孟時，孤貧，不能扶柩還鄉，就葬學後坡原。明成祖永樂年間，孟時冠母吳姓，入籍定安縣^⑯。至第四代孫榮韶，因不幸遭逢祝融之災，遂使舊遺譜牒無一倖存，直到第五代孫護，才於憲宗成化二十三年(1487)，

⑫ 趙古則：《趙考古先生文集·遺言》，卷2，頁33。

⑬ [明]唐樞：《國琛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據沈節甫所編《紀錄彙編》影印，1985年），卷102，頁748；[清]李福泰修、史澄等纂：《番禺縣志·列傳二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12月），卷32，頁459；[明]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·瓊州趙考古先生謙》，卷43，頁341；[明]焦竑：《焦氏筆乘》（濟南：山東友誼書社，1991年11月），卷4，頁315；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·傳三》，卷64，頁748等，皆以為趙氏是於築考古臺後，始作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然趙氏於《六書本義·自序》署名為「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」，今以〈自序〉所記為成書紀年。

⑭ 趙古則云：「古則自早歲，即嘗研精覃思，折衷諸家之說，附以己見，僣集六書之義，〔……〕凡五謄始克成編，而名之曰《六書本義》。」見《六書本義·六書本義原序》（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館藏明萬曆三十八楊君貺刊本卷前），頁9。

⑮ 黃宗羲：「（洪武）二十二年，召為瓊山教諭，瓊海之人，皆知向化，稱為海南夫子。」見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·瓊山趙考古先生謙》，頁341；[明]過庭訓：「皇太子乃召為瓊山教諭，明年進所註書，詔翰林博議不報，復還瓊山，作瓊臺布學範，教化大行，嶺表以南，稱為趙夫子，至今思慕之。」見《明分省人物考（五）》，同注⑤。

⑯ 見於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附錄〈瓊州吳秀才上姜參政書〉，卷2，頁38。

改回原姓^⑰。

趙氏的著作，據明焦竑的《焦氏筆乘》^⑱、清朱彝尊的《曝書亭集》^⑲、李福泰所修《番禺縣志》^⑳等記載，都說有三百餘卷。然以個性剛直，與同僚持論多所不協，遂為媚嫉讒人所阻，論著多不得薦於朝廷^㉑；又以一生清貧，無力刊刻付梓，所以今存著作，僅有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、《聲音文字通》一百卷、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、《學範》二卷、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二卷。

貳、著 述

趙氏著述除今傳五種外，尚有許多著作亡佚不傳。惟各家書目記載，皆鳳毛麟角，難以窺得全貌；於內容和卷次上，也多有差異。因此，關於趙氏著作，謹參考朱彝尊《曝書亭集·趙搆謙傳》：「隱居隴山萬書閣，築考古臺，取諸家論著，證其得失，作《六書本義》，繼成《聲音文字通》，約之以《造化經綸圖》，又作《學範》。」^㉒依此次第敘論^㉓。《童蒙習句》今佚，書成於瓊山縣學教諭期間，確實成書年代不詳，今《曝書亭集》未及之，暫繼《學範》之後。又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為清黃世春所整理刊刻，年代較晚，亦次《學範》之後。至於《餘姚縣志》所收書目，部分已多不可考，故列作最末，以其他類說明。

一、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

(一) 板本

^⑰ 見於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附錄〈趙護寄鄉書〉，卷2，頁41。

^⑱ 焦竑：《焦氏筆乘》，卷4，頁26。

^⑲ 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·趙搆謙傳》，卷64，頁748。

^⑳ 〔清〕李福泰修、史澄等纂：《番禺縣志·列傳二》，卷32，頁459。

^㉑ 焦竑：「大臣薦召為瓊山教諭，進所著書，不報。謙於勢利聲華，澹然無罣礙，直義所在，目無王公，以此厄窮無悔。」見《焦氏筆乘》，同注^⑱。

^㉒ 同注^⑲，頁748-749。

^㉓ 趙古則於〈六書本義自序〉，言《六書本義》成於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春，可知《六書本義》為趙氏築考古臺以前，就已完成。雖說朱彝尊推論難免疏失，但於次第，已較各家說法精確，故今暫以朱氏次第為序，而說明趙氏著作。

《六書本義》的板本，今可知見者有九種：

1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圖一卷，明正德十二年邵贊刻本，二冊，十四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^{②④}。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2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明正德十二年邵贊刻本，清·丁丙跋，題「餘姚趙古則編注」，前有綱領一卷，圖一卷。每頁小字廿八行，行廿八字，卷末有「泰川胡文質刊」六字^{②⑤}。今藏南京圖書館、中國社會考古研究所。清·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（一）》：「前有洪武十一年正月（趙古則）自序，又有天臺林右、樵李鮑恂、始豐徐一夔三序，及凡例、綱領、諸圖，又有孫星衍五松書屋澹如珍藏諸印。」^{②⑥}
3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明正德己卯（十四年）刊本，七行，小字雙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單欄，失序跋^{②⑦}。
4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圖一卷，明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胡東皋^{②⑧}刻本，二冊，半頁十四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，雙魚尾，題「餘姚趙古則編注」。前有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趙搗謙自序、林右序、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鮑恂序、徐一夔序。卷十二末有牌記：「先生邑人胡東皋守寧國之明年，為正德庚辰，喜得此書，遂翻刻之。」^{②⑨}今藏於北京圖書館和西北大學。
5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胡秉皋翻刻，明正德庚辰（正德十五年），每半頁六

^{②④}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·經部·小學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4月），目4，頁440。

^{②⑤} 孫星衍：《平津館鑑藏書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3月），卷2，頁5。另外在孫星衍的《平津館鑑藏書記補遺》中也記載：「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題餘姚趙古則編注，前有綱領一卷、圖一卷、凡例一葉。洪武十一年趙古則自序，天臺林右序，洪武十三年鮑恂序，始豐徐一夔序，正德己卯盛希明重刊六書本義序，綱領卷後有刊生趙仲彰五字，據盛序，此本是于氏器之所刊，每葉小字廿八行，行廿八字，收有奕熊私印、白文方印、梅溪朱文方印。」，頁45。

^{②⑥} 〔清〕丁丙：《善本書室藏書志(一)》（臺北市：廣文書局，1967年），卷5，頁264。

^{②⑦} 〔清〕莫友之撰、傅增湘訂補、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·經部·小學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6月），頁89。

^{②⑧} 胡東皋，字汝登，號方岡，餘姚人，弘治十八年進士，歷南京刑部郎中，累進右副都御史，巡撫寧夏，又改撫鄖陽，未幾，召還內臺，以抗直忤執政，會太廟災，自劾去。

^{②⑨} 《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中文善本書志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9年2月），頁77。

行，行大字占三格，小字每行二十三字，題「餘姚趙古則編注」。其卷首有趙古則自序、林右序、鮑恂序、徐一夔序、六書本義綱領、六書圖。卷末有牌子兩行：「先生邑人胡秉皋守甯國之明年，為正德庚辰，喜得此書，遂翻刻之。」^⑩

6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、圖一卷，明正德十五年胡東皋刻本，清劉孚周校^⑪。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。
7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、圖一卷，明萬曆三十八年金陵楊君貺校梓本，十二卷，十四行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雙欄。前有六書綱領六頁，本義圖六頁和九則凡例。此本有徐一夔序、鮑恂序、林右序和趙古則自序。此外，書中尚鈐「唐寅之印」朱、「六如居士」白二印，皆偽^⑫。
8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 總論一卷、圖一卷，明萬曆三十八年楊君貺刊本，二冊，半頁十四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雙欄，前有澹園老人焦竑序、徐一夔序、鮑恂序、林右序、趙氏自序，卷末則收廬陵歐陽序書的「馬大壯後序」，此本藏於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。
9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，江蘇巡府採進本，今《四庫全書》本所收即此本。一冊，半頁六行，行四十八字，四周雙欄，卷首有提要、趙古則自序、凡例、綱領、圖考。

（二）內容述要

《六書本義》成書時間，焦竑《焦氏筆乘》、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並指出，趙氏於塢山築考古臺，先完成《聲音文字通》，繼成《六書本義》。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雖說《六書本義》成於築考古臺後，但《明史》和《曝書亭集》均認為《六書本義》應在《聲音文字通》之前即已完成。趙氏於洪武十二（1379）年，修《洪武正韻》入京，而〈六書本義原序〉末題：「洪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。」可知趙氏入京前，早已完成《六書本義》，何況他於〈原序〉中強調，是書經「五次繕寫」，足見《六書本義》應成於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以前。

^⑩ 繆荃孫：《藝風堂藏書記·續記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7年3月再版），卷1，頁14。



^⑪ 同注^⑩。

^⑫ 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·經部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2，頁142。

唐天寶以來，以隸書書寫六經，俗書相仍，六義（字形的結構）更加不明，趙氏有鑑於此，便繼承宋鄭樵《六書略》，以子、母相生設定部首；以「正生」、「兼生」分析六書。《六書本義》是繼鄭樵以後，明代「六書派」的開山始祖^③，共收一千三百字，定三百六十個部首，以象天地生成之數，而分為數位、天文、地理、人物、艸木、蟲獸、飲食、服飾、宮室、器用十篇，〈人物篇〉收字最多，分成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其餘每類篇一卷，故全書共有十二卷。在卷前，有戴惟季刻焦竑〈序〉、徐一夔〈序〉、鮑恂〈序〉、林右〈序〉、趙氏〈自序〉，說明《六書本義》的內容和著述動機。其後有〈凡例〉九則，次為〈六書本義綱領〉，共括〈六書總論〉、〈象形論〉、〈指事論〉、〈會意論〉、〈諧聲論〉、〈假借論〉和〈轉注論〉。再後為〈六書本義圖〉，計含〈天地自然河圖〉、〈虛戲始畫八卦為文字祖圖〉^④、〈六書相生總圖〉、〈以母統子之圖〉、〈以子該母之圖〉、〈六義相關圖〉、〈諧聲彙加圖〉、〈正聲轉聲同諧圖〉、〈聲音俱諧圖〉、〈音諧聲不諧圖〉、〈一聲諧二音圖〉、〈一音諧二聲圖〉、〈一音諧三聲圖〉等。〈圖〉再次為十二卷〈目錄〉與正文。其體例是以十類篇統馭三百六十部首，每部之下，同《說文》一般，列舉了該部所有字，惟《六書本義》於每字之上，皆先明所屬六書，這是《六書本義》繼承鄭樵「六書統字」的概念。每字之下，先注反切，次釋本義、本形。形義之後，也多說明引申、推義、假借、方音、或體、俗體等。如：

數位篇

一部第一一部所从，或主數義、或指天地、或指丁（其）物，凡十二字。

形一一：一、益悉切。易數之始，象其數橫，古从弋聲，作，通借、乙，借同也、初也，一為字學開卷第一義，萬世文字之祖。（卷1，頁1）

^③ 李國正說：「宋代鄭樵作《六書略》〔……〕改變了《說文》部首排列的體系，以為『六書』中每一書都有所謂『兼生』，開創了『六書派』。其後，元代戴侗作《六書故》，楊桓作《六書統》，明代趙撝謙作《六書本義》，楊慎作《六書索隱》，趙宦光作《六書長箋》，吳元滿作《六書正義》和《六書總要》，都著重分析『六書』的所謂『兼生』問題。」見《古漢語文化探秘·說文導論》（太原：書海出版社，1998年7月），頁426。







^④ 明萬曆三十八年楊君貺刊本作「虧」，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「戲」。

這是〈數位篇〉「一」部下所收「一」字，「一」部收十二字，凡以「一」爲部首，除作數目外，也可用來指涉天、地及物；「形一」中「形」指象形，「一」說明「一」部下，屬象形者只一個字；「蓋悉切」注「一」字之音³⁵；「易數之始，象其數橫，古从弋聲」，既釋其義也釋其形；其餘則說明字之用，表「一」可以和「乙」字通假，也可假借爲「同也」、「初也」。《六書本義》於文字剖析和辨別六書之體，非常詳盡，林右〈六書本義序〉說：「六經至朱子而後明，六書得摛謙而後著。」《明史·文苑傳》也說：「焦竑《筆乘》稱其字學最精。」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（一）》也讚賞：「是書併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爲三百六十部，雖間有強合，其辨別六書頗爲詳悉。」趙氏字學，因受《易》學影響，遂以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定部首爲三百六十部；以天地生成數十，定類篇十類。又趙氏雖承襲鄭樵，以「子母相生」、「正生」、「兼生」，說明架構，分類六書，但也多能矯正《六書略》偏失³⁶。於解字上，《六書本義》對《說文》也作部分調整，直到今日，甲骨、金文相繼出土，趙氏的說解，部分也爲今日的學者所證實³⁷。

本書卷數，焦竑《國籍獻徵錄·六書本義序》、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、繆荃孫《藝風堂藏書記·續記》³⁸、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³⁹、陸心源《皕宋樓藏書

³⁵ 趙古則以爲許慎著《說文解字》，東漢並無反切，故〈凡例八〉言：「今《說文》（〔南唐〕徐鉉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）反切，乃朱翱以孫愐《唐韻》所加，多疏略舛誤，今悉正之。」同注¹⁴，卷前，頁1。

³⁶ 如趙氏於〈會意論〉中，即針對鄭樵「一子一母爲諧聲」，而提出抗辯，並舉「羹」、「便」二字，說明「羔」、「美」、「更」三字皆不爲母，以指證鄭樵論證之窮，卷前，頁3；鄭樵於象形設「側生」六類，此與正生內容多有雷同，「象聲」也可併入「諧聲」，故趙氏於象形分類，捨棄此說；在「諧聲」分類上，趙氏僅採鄭樵「變生」之「三體諧聲」和「聲兼意」，其餘「子母同聲」、「母主聲」、「主聲不主義」、「子母互爲聲」等，因易形成子、母辨認的混淆，故趙氏亦捨棄不用。

³⁷ 如「止」字，《說文·止部》作：「止，下基也，象艸木初有趾。」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7年8月第8版），頁68。《六書本義·止部》：「止，足止也。《漢志》：『斬𠂔右止，象形。』」卷6，頁3，今魯實先先生《文字析義》：「止於卜辭作、，文與父己爵之同。（三代16卷13頁）從二止之步，於祖辛尊作，（三代11卷13葉）並象足止之形。卜辭或作、，則象足止踐地之形。凡從止之字，多取義於足止，止居人體之下，故引伸而孳乳爲訓基之趾。此微之字形與字義，而知止以足止爲本義。」（臺北：魯實先全集編輯委員會，1993年6月30日），頁23。

³⁸ 繆荃孫：《藝風堂藏書記·續記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87年3月再版），卷1，頁15。

³⁹ 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·經部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卷2，頁142。

志·小學類二》^{④〇}、孫星衍《平津館鑑藏書籍記》^{④一}、《四庫全書》、張廷玉《明史·藝文志》、邵友濂《餘姚縣志·藝文志上》、宋慈抱《兩浙著述考(上)》、等，皆作十二卷。惟清錢曾《述古堂藏書目》^{④二}作六卷。今所見《六書本義》傳本皆作十二卷，則《六書本義》卷數為十二卷，大抵無誤。

二、《聲音文字通》一百卷

(一) 板本

《聲音文字通》今可知見的板本，有以下三種：

1. 《皇極聲音文字通》三十二卷，清抄本（存二十七卷，卷三至三十），清曾釗跋^{④三}。今藏於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。
2. 《皇極聲音文字通》三十二卷，明抄本（存十四卷，一至八，十三—十八）^{④四}，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。
3. 《聲音文字通》三十二卷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中，此本據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、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，卷一、卷二用北京大學圖書館明抄本配補影印。

(二) 內容述要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小學類存目二》：

是書乃所定韻譜也，考《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》，日月星辰，凡一百六十聲為體數，去太陰、少陰、太柔、少柔之體數四十八，得一百一十二，為日月星辰之用數。水、火、土、石凡一百九十二音為體數，去太陽、少陽、太剛、少剛之體數四十，得一百五十二，為水、火、土、石之用數。撝謙此書，則取音為字母，聲為切韻，各自相配，而註所切之字於上，凡有一音，和以十聲。蓋因邵子之圖，

④〇 [清]陸心源：《函宋樓藏書志·小學類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3月），卷16，頁6。

④一 孫星衍：《平津館鑑藏書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3月），卷2，頁5。

④二 [清]錢曾：《述古堂藏書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3月），卷1，頁16。

④三 同注^{④二}，目4，頁476。

④四 同注^{④二}，目4，頁476。

而錯綜引伸之。然以一卦配一音，又以一卦配十聲，使音與聲為唱和，卦與卦為唱和，欲於邵子《經世圖》之外，增成新義，而不知於聲音之道，彌滋穿鑿，殊無足取。焦竑《筆乘》載馮謙歿後，其門人柴廣敬以是書進於朝，未及版行。《明史·藝文志》載是書為一百卷，此本尚存三十二卷，蓋別本之流傳者。然卷首起自一之四，亦殘闕之書，不足取證，以敗楮視之可矣。^{④⑤}

又《浙江採集書錄》介紹《聲音文字通》的內容：

（《聲音文字通》）明瓊山教諭餘姚趙撝謙撰，大抵本張行成《皇極通變》、祝泌《經世鈐》之說而推之，審音辨聲，著為圖譜，分配卦象，其義深而難明。^{④⑥}《聲音文字通》原是一部韻書，它是承襲了宋代張行成的《皇極易通變》、祝泌的《皇極經世鈐》而來，內容大抵以《易經》中所表現的陰、陽現象及邵雍的《經世圖》為基準，來統合聲韻。趙氏深信「韻之一書，如鹽、醢、稻、梁，人所不可缺者」^{④⑦}，同時也認為「六經諸子、史籍、圖記，皆以詳悉，歷代有人矣；惟音韻之學，世久不明」^{④⑧}。於是，他花了二十年的功夫「註其於聲音之自然，文字之本義，一歸於正名」^{④⑨}，而成《聲音文字通》，他深信是書絕對「有精義入神之妙」^{⑤⑩}。雖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此書評價不高，但王仲迪以為，此書乃「痛掃前人之譌謬，一洗千載之陋習」^{⑤⑪}；顧希村也指出「其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之下」^{⑤⑫}。到了永樂初年，明成祖下詔藏諸秘閣，使《聲音文字通》成了國家考文的重典^{⑤⑬}。由此可知，趙氏除對字學有深厚的學養，對音韻之學也見解獨到，因此洪武十二年（1379），明太祖命詞臣修纂《洪武正韻》，趙氏也才列入徵召名單。清四庫館臣卻以「不知於聲音之道，

④⑤ 〔清〕紀昀等編：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小學類存目二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出版年月不詳），卷44，頁7。

④⑥ 節錄謝啟昆：《小學考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2月），卷34，頁9。

④⑦ 趙古則：《趙考古先生文集·答顧希武書》，卷1，頁48。

④⑧ 同注④⑦，卷2，頁34。

④⑨ 趙古則：《趙考古先生文集·答林左民書》，卷1，頁51。

⑤⑩ 同注④⑦，卷2，頁35。

⑤⑪ 同前注。

⑤⑫ 同前注。

⑤⑬ 趙古則：《趙考古先生文集·附錄》：「（《聲音文字通》）此書積二十年然後成，凡一百卷，王仲迪以為痛掃前人之譌謬，一洗千載之陋習。〔……〕永樂初年，太宋文皇帝詔藏秘閣，以為國家考文之重典。」同注④⑦，卷2，頁35。同前注。

彌滋穿鑿，殊無足取」評之，就顯得不夠客觀。

本書之卷數，明郎瑛《七修類稿·事物類》^{⑤④}、清張廷玉《明史·藝文志》、邵友濂《餘姚縣志·藝文上》^{⑤⑤}、黃宗羲《明儒學案·瓊州趙古則先生謙》^{⑤⑥}、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^{⑤⑦}、宋慈抱《兩浙著述考(上)》^{⑤⑧}等，皆作一百卷；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經部·小學類》^{⑤⑨}、《天一閣見存書目》^{⑥⑩}，作三十二卷；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^{⑥⑪}，作十二卷^{⑥⑫}；明唐樞《國琛集》^{⑥⑬}、焦竑《焦氏筆乘》^{⑥⑭}、清朱彝尊《曝書亭集·趙搗謙傳》^{⑥⑮}、李福泰修、史澄等纂《番禺縣志》^{⑥⑯}等，均未標卷數。依《明史·藝文志》所記，此書應有一百卷之多，而各書著錄卷數不同。趙氏完成此書後，其門人柴廣敬^{⑥⑰}曾進呈朝廷，惜未能刊行^{⑥⑱}。之後柴廣敬參與修纂《永樂大典》，

⑤④ [明] 郎瑛：《七修類稿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60年），頁583。

⑤⑤ 邵友濂：《餘姚縣志》（張元傑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光緒版影印，1974年），卷17，頁11。

⑤⑥ 同注①，頁102。

⑤⑦ [清] 黃虞稷撰，瞿鳳起、潘景鄭整理：《千頃堂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5月），頁95。

⑤⑧ 宋抱慈原著、項士原審訂：《兩浙著述考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3月），頁6。

⑤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主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，1997年2月），頁868。

⑥⑩ 馮貞群編：《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》（重修天一閣委員會，1937-1940年），卷末，頁4。

⑥⑪ [明] 焦竑：《國史經籍志·小學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91年3月再版），卷2，頁57。

⑥⑫ [清] 曾釗：「推卷數三十二卷近是，《國史經籍志》蓋奪三字。」見《皇極聲音文字通跋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經部207，1997年2月），頁867。

⑥⑬ [明] 唐樞：《國琛集》，卷102，頁463。

⑥⑭ 同注⑬。

⑥⑮ 同注⑬。

⑥⑯ 同注⑬。

⑥⑰ 柴欽，字廣敬，餘姚人，永樂二年進士，選翰林庶吉士，與修《永樂大典》，尋卒，年三十六。

⑥⑱ 焦竑：「（趙古則）既沒，門人柴廣進以《聲音文字通》進，亦未板行也。」見《焦氏筆乘·趙古則》，卷4，頁26。

「進言其師所撰《聲音文字通》當采錄，遂奉命馳傳，即其家取之」⁶⁹。至於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小學類存目二》說：「此本尚存三十二卷，蓋別本之流傳者，然卷首起自一之四，亦殘闕之書，不足取證，以敗楮視之可矣。」⁷⁰可知四庫館人對此書之價值，尚抱持保留態度。《浙江採集書錄》記述《聲音文字通》卷數說：

此書流傳絕少，焦氏《經籍志》作三十二卷，《明史·藝文志》及黃氏《千頃堂書目》作一百卷，或聞見互異耳。今本無序目可查，首有缺頁，從蒙卦起，並失第九、第十、十一、十二卷，不知海內尚有足本否。⁷¹

從《浙江採集書錄》的記載，可知卷數的差異，實在是由於「聞見互異耳」。會產生「聞見互異」，本書不受朝廷重視，以致散佚，應該也是重要原因。明郎瑛《七修類稿·事物類》，對此有詳盡說明：

《聲音文字統》計百冊，國初，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。書學至趙為極精，趙成此書為至備，作亦不易成也。當時獻之於朝，藏之木天。正統間修書，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，遂失全集。閣中止遺目錄數本，邱文莊見而恨之，批書尾曰：「盜此者當身首異處。」予嘗聞之長老如此。昨會侍御張鳳溪云：「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溫州通判時，立綱之孫有事於周，已送此書。周不知其所以，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中。大中，餘姚人。」予始信前聞不誣，苟有少參相知，勸其進之於朝，此合浦之還珠也！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。⁷²

《七修》中無此說，因原書為中書舍人姜立綱借走，僅存書目，以致散佚。但至少可以確定，當時《聲音文字通》原書有一百冊，是吾即分一百卷，今無序目可查，不得而知。至於《四庫全書存目·小學類》⁷³、《天一閣存見書目》、清劉釗〈聲音文字通跋〉作三十二卷⁷⁴，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作十二卷，由清劉釗〈跋〉可知，今所見《聲音文字通》已為殘本。《聲音文字通》為明代著作，明焦竑、范欽

⁶⁹ 《明史·列傳第一百七十三·文苑一》，頁7324。

⁷⁰ 同注⁶⁵。

⁷¹ 同注⁶⁶。

⁷² 同注⁶⁴。

⁷³ 今《四庫全書》本實收《聲音文字通》三十卷。

⁷⁴ 〔清〕劉釗〈聲音文字通跋〉：「文淵閣書即修《大典》時獻者，以冊數推卷數，則三十二卷近是。《國史經籍志》蓋奪三字。此本三十卷，則佚末十一卷，至所云百卷，或并他書數之，否則誤耳。」

已看不到完整內容，這或許與早期未能刊刻板行有關。

三、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 又做《三極合一圖》

(一) 板本

《造化經綸圖》今所見板本有三：

1. 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，烏絲闌舊抄本，半頁八行，每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欄，前有〈造化經綸二圖〉、〈造化經綸圖說〉，今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。
2. 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附於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卷末，內容與烏絲闌舊抄本同。
3. 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，附於黃宗羲《明儒學案·瓊山趙考古先生謙》本傳末。

(二) 內容述要

《造化經綸圖》以七十二條守則^{⑦⑤}，貫穿天、地、人三才的修身之道。在內容上，烏絲闌舊抄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，皆比《明儒學案》本多出一張〈造化經綸第二圖〉（見附錄（一））。此圖以四層環狀排列，底層收「存心、盡己、盡人、誠極」，第二環收「詐、欺、矯、譎」，第三環收「孝、公、恕、慈、愛、寬、厚、窮理、待人、知人、處事、知言、知命、明、聰、直、弟、正、自反、剛、介、廉、勇、敬、謹、讓、謙」，第四環則收「昏、淺、固、陋、滿、巧、不明、不聰、輕、浮、險、忍、忌、刻、薄、克、躁、私、褊、暴、貪、吝、憂、佞、欲、儒、偏、鄙、悖、比、怨、驕、侈、誕、粗厲、簡、傲（黃本作「敖」）」等，內容與圖後七十二條守則相呼應。《明儒學案》本所收條目，比烏絲闌舊抄本和《四庫全書》本多出仁、不仁、義、不義、禮、無禮、智、無智、信、不信等十條守則^{⑦⑥}，守則最末，並標示

^{⑦⑤} 今以烏絲闌舊抄本及《四庫全書》本所收內容為例。

^{⑦⑥} 這十條中，「不仁、不義、無禮、無智、信、不信」都僅存其目，其餘之內容為：（仁）愛理，得之於天，具之於心，【元】。（義）宜理，得之於天，具之於心，【利】。（禮）恭理，得之於天，具之於心，【亨】。（智）別理，得之於天，具之於心，【貞】。見於黃宗羲《明儒學案·諸儒學案上一》附錄〈造化經綸圖〉，頁 343-349。

「已上原在圖內，今另書於外，以便觀者」十七字；十七字後，又兼收〈考古續戒書〉五十二條。由此可知，今日所見板本，疑非原書原貌，至於內容收錄完整與否，則不得而知。

《造化經綸圖》成書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（西元 1394 年）七月^⑦，是趙氏擔任廣東瓊山縣學教諭時，其弟子中，以王仲迪最好學，一日，王君問學於趙氏，趙氏有感而發，便寫成《造化經綸圖》^⑧。這部書是趙氏一生為學與做人的經典心法，也是趙氏融合先秦至宋、明以來的儒學，以闡述聖人修持道心的依據。其七十二個綱目下，趙氏皆以簡鍊字句闡述。如：

恕 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不以所長者病人，不以所能者愧人，不念舊惡。
 慈 少者懷之，不獨子其子。
 愛 矜孤恤貧，隨力濟物。

四、《學範》二卷

（一）板本

《學範》今可知見的板本有二種：

1. 《學範》二卷^⑨，明永樂間（1403-1424）刊本，題「攷古趙古則編集，濟南張萬選較正」半葉八行，每行十六字，白口，四周單欄。前有「稽古堂印」、四明鄭真〈序〉、以及節錄焦竑《筆乘》中的〈趙古則〉一文，後有合肥王惠〈序〉。今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。
2. 《學範》二卷，明嘉靖二十五年陳塏重刻本，半葉十行，每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單欄，單魚尾。前有合肥王惠〈刻學範教錄〉、四明鄭真〈序〉、陳塏〈重刻學範序〉、倪俊〈錄〉、唐胄〈序〉。（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即是收錄此本）

此書為趙氏任廣東瓊山縣學教諭時所著，內容分為四部分：經學、行實、文藝

^⑦ 趙古則於〈造化經綸圖說〉序文末載：「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，餘姚趙搢謙謹識。」同注^⑧，卷 2，頁 50。

^⑧ 趙古則云：「此傳授心法切要之言，當時惟王仲迪為能達此，故因其問而發也。」見〈遺言〉，同注^⑧，卷 2，頁 35。

^⑨ 鄭真〈學範序〉：「趙先生搢謙著《學範》六篇。」

和治事。行實是爲人之道，包括「孝、弟、睦、嫻、任、恤」；文藝則包含「古文、今文、詩和字」；治事是指「選舉、食貨、禮儀、樂律、算法、吏文、星曆、水利、兵法、醫藥、卜筮」。四明鄭真〈學範序〉說：「搗謙著《學範》六篇，首之以教人之要，次之以讀經、點書、作文、學字之法，凡而文房藝學，事物器用，莫不有其說焉。」陳塏〈重刻學範序〉也說：「吾姚趙攷古先生《學範》六篇，其學者進爲之方乎。」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反而說：「是書分六門〔……〕則謬矣。」同時在〈六書本義提要〉下也說：「《學範》蕪雜，殊無可取。」四庫館臣對《學範》的評價，與他人顯著懸殊，可能是《四庫》館臣對於明代學術存有偏見。趙氏《學範》可說是一部治學方法的良好教本，同時也是一部優秀的經世治用之書。試節錄〈讀範第二·中庸〉一則內容：

讀《中庸》最不易，此兼明天人之道，微而顯，著而隱，若識得天命之謂性，一句分明，方可讀下文也。《易》就陰、陽說，雜駁而有依馮，《中庸》單提出天理，雖簡約卻難把捉。^⑩

《學範》除說明如何治學外，也提供治學參考書目，如於〈春秋書目〉，趙氏即列舉：

胡氏傳	古注疏	啖趙纂例
程氏傳	張洽傳	劉氏意林
權衡	程氏本義	季氏會通
考異拾遺	汪氏纂疏	諸傳提要
三傳朱墨	陳氏後傳 ^⑪	

至於篇卷數，鄭真〈學範序〉和陳塏〈重刻學範序〉，並作六篇。而今所見二板本，卻並作二卷。另外，鄭真〈學範序〉中所言的內容次第，和今所見二板本，也有出入。六篇與二卷的差異，或許是後人裝訂方式不同；或今所見者，根本就不是足本。趙氏著述亡佚嚴重，因此今所見《學範》，是否保持原貌，則甚難考知。

五、《童蒙習句》一卷

^⑩ 趙古則：《學範》（明永樂（1403-1424）刊本），卷下，頁5。

^⑪ 趙古則：《學範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年9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121影印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陳塏重刻本），卷上，頁11。

《童蒙習句》又名《童蒙集句》，今佚，《四庫全書》存目類，記錄為「通行本」。至於「童蒙集句」之名，則見於康熙、乾隆年間所修《餘姚縣志》，書名之異，乃音近致誤⁸²。其內容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小學存目一》則說：

明趙搗謙撰。搗謙有《六書本義》，已著錄。焦竑《筆乘》載搗謙著書十種，此書居第八，惟《六書本義》及《學範》行世，餘書則邱濬、李東陽、謝遷，先後訪於嶺南不獲，則此書為明人所未見，亦僅存之本矣。其例凡列一字，必載篆、隸、真、草四體，然小篆及真書各有定格，而隸、草變體至多，不能賅備，姑具崖略而已。搗謙本以小學名，此則鄉塾訓課之作，非其精義之所在也。⁸³

明朝邱濬、李東陽、謝遷先後訪求此書於嶺南，皆未能獲得。可知是書於明代，應該早已亡佚，《四庫存目》既紀錄此書為通行本，顯見乾隆時仍看得到此書。依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明，可知《童蒙習句》原是鄉塾幼童識字之書，故於每一字，皆以篆、隸、真、草四體書寫⁸⁴。既為幼童識字之書，於文字的內涵、精義，自然可以不必詳說，四庫館臣卻以「搗謙本以小學名，此則鄉塾訓課之作，非精義之所在也」鄙視之，似嫌過於苛刻。另外，於《趙考古文集》卷二〈童蒙習句後〉中，趙氏也說明作《童蒙習句》之動機：

自夫隸、草擅場，六義由晦，而書之廢亦甚。余不佞研精覃思，竊成《六書本義》、《聲音文字通》二書，又慮童幼之士，汗漫不得其要，復習子母偏旁，凡千二百字，鍊之成四言句，庶乎守約而施博也；以四體書之，庶乎酌古以準今也。於是篆本之六義，分隸之苟易，草書之狂悖，一自可領其要矣。⁸⁵

趙氏作《童蒙習句》，一為使幼童習字有良好範本，一則為《六書本義》和《聲音文字通》先作奠基。足見趙氏任教諭期間，對教育相當用心，難怪當地居民，喻其為「海南夫子」。

六、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二卷

⁸² 邵友濂：《餘姚縣志·藝文上》於《童蒙習句》一卷下作：「案：康熙、乾隆兩志題《童蒙集句》，蓋音近致誤。」同注⁵⁵。

⁸³ 〔清〕紀昀等編：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·小學類存目》，卷43，頁13。

⁸⁴ 宋慈抱原著、項士原審訂：《兩浙著述考》，頁6：「凡一字必載篆、隸、真、草四體。」

⁸⁵ 同注⁸，卷2，頁16。

（一）板本

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今可知見的板本有二：

1. 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二卷，烏絲闌舊抄本，半頁八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卷首有「順治十四年丁酉端陽後二日後學黃世春序」，卷末附錄：〈瓊州吳秀才上姜參政書〉、〈姜參議書〉、〈趙護寄原鄉書〉、〈趙護下第辭姜參書〉、〈趙宏泗寄趙護書〉及〈造化經綸圖〉一卷。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。
2. 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二卷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此本依據當時浙江巡府採進本。半頁八行，每行二十字。

案：此二本內容大抵相同，惟《四庫全書》本於目錄欄，僅列卷一收序、記、書，卷二收傳、跋、書後、墓誌、銘、雜著、詩、遺及附錄。而烏絲闌舊抄本於目錄欄，則詳記每篇篇名。

（二）內容述要

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能被刊刻流傳，首要功臣為清黃世春。於〈趙考古先生文集序〉中，黃氏說明取得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經過：

余於太沖氏得其裔孫所錄古文五十餘篇、古今詩十餘篇，借錄而讀之。要之與古作者何以異，而猶未有表章者，則其鄰于埋沒也亦幾矣。然其孫式微已甚，非果有文章之好，而能錄其遺集，出沒于藏書之家，意天將藉是而彰考古！與考古之于海南，士風丕變，人稱為海南夫子，則考古之所以不朽有在，而吾猶珍惜其遺文，亦後學景仰文獻之懷，自然如是者。今余有錄本矣，太沖氏可以舊本還其孫，告以考古之不遇于朝，猶能教行一方；著述之不傳，猶可以斯文得遇於來世之人也。^⑥

趙氏著作多未能板行，後代子孫式微，文章學養又不及先祖，於是許多著述，不是殘缺，便是亡佚。所幸清代黃世春於黃宗羲處尋得趙氏部分文集^⑦，並抄錄整理，

^⑥ 黃世春：〈趙考古文集序〉，同注^⑧，卷前，頁1。

^⑦ 邵友濂：「考古文集二卷」下云：「蓋其後人掇拾散亡，重裒成帙者耳。搗謙以小學名家，不甚以文章著，此本又僅存殘賸，未必得其精華，而意度波瀾，頗存古法。」見《餘姚縣志·藝文上》同注^⑥。又〔清〕紀昀等編：「《明詩綜》引黃宗羲之言，謂其詩集名《考古銓事》，凡千首，不傳於世。今考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，搗謙集不著錄，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雖列其名而不著其卷數，則亦未見原本，信乎其久不傳也。」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前，頁1。

《趙考古文集》便於順治十四年問世⁸⁸。

內容方面，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分兩卷，卷一收〈序〉二十篇、〈記〉十三篇、〈書〉八篇。二十篇〈序〉中，屬贈序者十八篇，包括：贈友人遠行序五篇；賀友人詩序七篇；另兩篇為族譜序。〈記〉十三篇裏，記友人書齋者十一篇；另二篇〈稽古齋記〉、〈塢山讀書處後記〉，為趙氏書房記錄。〈書〉八篇，為趙氏與師友間問學和切磋德行之書。如〈答顧希武書〉兩則、〈與徐太章先生書〉和〈答林左民書〉，皆說明趙氏看重韻書及著作《六書本義》、《聲音文字通》動機；〈奉吳崑學書〉說明趙氏師友及求學背景；〈與錢博士書〉、〈答張天民書〉、〈與宋推官書〉等篇，則見趙氏訪求師友歷程。

卷二收〈傳〉七篇、〈跋〉六篇、〈書後〉四篇、〈墓誌銘〉二篇、〈銘〉一篇、〈雜著〉六篇、〈詩〉九首、〈遺言〉十一則及〈附錄〉六篇。其中，〈書後〉和〈遺言〉，最能展現趙氏著作和涵養。如〈書童蒙習句後〉，說明《童蒙習句》內容和著作動機；〈遺言〉強調修養須「立志以主敬」；至於《聲音文字通》、《六書本義》及《造化經綸圖》中心思想，也是屢述其間。最末所收〈附錄〉，則記錄趙氏家世背景及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。

七、其他

明焦竑《筆乘》記錄趙氏著述，除《聲音文字通》、《六書本義》、《造化經綸圖》、《童蒙習句》外，還包括：《易學提綱》、《歷代譜贊》、《周易圖釋》、《南宮續史斷》、《南游經詠集》、《攷古餘事》諸書三百餘卷⁸⁹。焦竑於這些書皆不標示卷數，但由「諸書三百餘卷」，足見趙氏著作，已相當可觀。此外，邵友濂《餘姚縣志·藝文上》⁹⁰，對趙氏著述也作整理：

1. 《周易圖說》十二卷
2. 《易學提綱》四卷
3. 《歷代譜系讚辨略》二十六卷
4. 《南宮續史斷》二卷
5. 《字學源流》一卷
6. 《六書指南》六卷⁹¹

⁸⁸ 同注⁸⁵。

⁸⁹ 焦竑：《焦氏筆乘》，同注¹⁸。

⁹⁰ 同注⁵⁵。

⁹¹ 宋慈抱：《兩浙著述考（上）》，亦載趙氏著《六書指南》六卷；《字學源流》一卷，同注⁶⁸。

7. 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 8. 《童蒙習句》一卷 9. 《聲音文字通》一百卷
 10. 《正韻》七十二卷 11. 《正轉音略》一卷 12. 《戒書補》一卷^⑫
 13. 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 14. 《南游紀詠集》五卷 15. 《考古餘事》（嘉靖志原題一千篇）
 16. 《學範》六卷 17. 《考古文集》二卷 18. 《考古遺集》六卷

又陳埜〈重刻學範敘〉，載趙氏著作十四種：「曰《易學提綱》、曰《周易圖釋》、曰《造化經綸圖》、曰《聲音文字通》、曰《正韻》、曰《六書本義》、曰《正轉音略》、曰《字學源流》、曰《六書指南》、曰《童蒙習句》、曰《南宮續史斷》、曰《歷代譜系讀略》、曰《南游紀詠集》、曰《考古餘事》」^⑬。趙氏著作多亡佚，後人對他只知一麟半爪，藉由《餘姚縣志》及陳埜〈重刻學範敘〉，可知趙氏一生僅活四十五年，但著作卻有十多種，產量相當豐富。

參、結 語

趙古則為明代字學開山始祖，師承宋代朱熹，據《餘姚縣志》所記十八部著述，小學占七部、《易》學兩部、《史》學兩部、文集兩部、德行兩部、考古兩部、治學一部。依著述比例，小學著作最多，故趙氏於學術表現，足稱字學專家。

生平部分，由於趙氏死後家道中落，至第四代孫榮韶，不幸遭祝融之災，迫使其生前事蹟，僅能由《焦氏筆乘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明儒學案》、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曝書亭集》、《明分省人物考》、《萬曆紹興府志》等，略知其大概。惟諸書所記，大抵雷同，所幸清朝黃世春整理刊刻《趙考古先生文集》，該書收文八十七篇，〈附錄〉六篇，對趙氏求學、交遊、著述、思想、學術成就等，皆可濟文獻之窮。

趙氏所存著述，可見者僅《六書本義》十二卷、《聲音文字通》一百卷、《造化經綸圖》一卷、《學範》二卷。其中《六書本義》評價最高，明、清以來，一直為學者所討論，四庫館臣更以「辨別六書之體，頗為詳晰」，故錄而存之。足以說

^⑫ 此書為趙氏與友人方希包互相勸勉，相約之書。

^⑬ 陳埜：〈重刻學範敘〉，同注^⑩，卷前，頁1。

明，歷來明代學術所遭遇不當抨擊⁹⁴，皆應重新釐清。

四庫館臣一再以「字學」評論趙氏，顯見清人雖不滿明代學術，但於「字學」舞臺，卻留很大空間；明、清兩代於《六書本義》，也有不同程度讚譽，足見明代對清乾嘉時期蓬勃發展的字學，必有相當影響。只是明代字學鮮少有人研究，想一覽風貌；也僅能由文字學史、《說文》源流史等，粗略介紹幾筆，難以探其究竟。因此對於明代字學的研究，於今應是刻不容緩。

不論趙氏著述，是否真如《餘姚縣志》所記十八部，焦氏《筆乘》所稱三百卷之多，但以趙氏在世四十五年，除《六書本義》外，其餘作品皆於辭官後陸續問世，後期十六年，反而是趙氏於學術表現最豐碩的時期；另外，《明史》、〈奉吳崑學書〉皆言趙氏於官場上不擅交際，但於學問上卻結交許多良師益友。足見南海居民奉其為「趙夫子」，除了趙氏於教學不遺餘力外，其德行光明磊落，可能也是其中原因。

⁹⁴ 《明史·儒林傳》：「專門經訓，授受源流，則二百七十餘年間，未聞以此名家。經學非漢、唐之精專，性理襲宋、元之糟粕，論者謂科學盛而儒術微，殆其然乎！」卷 282，頁 7222；顧炎武：「若有明一代之人，其所著書，無非竊盜而已。」見《日知錄》，卷 18，頁 238 〈竊書〉條，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：「論宋、元、明三朝之經學，元不及宋、明又不及元。」皆是批評明代學術的低落。

(附錄一) 〈造化經綸第二圖〉

